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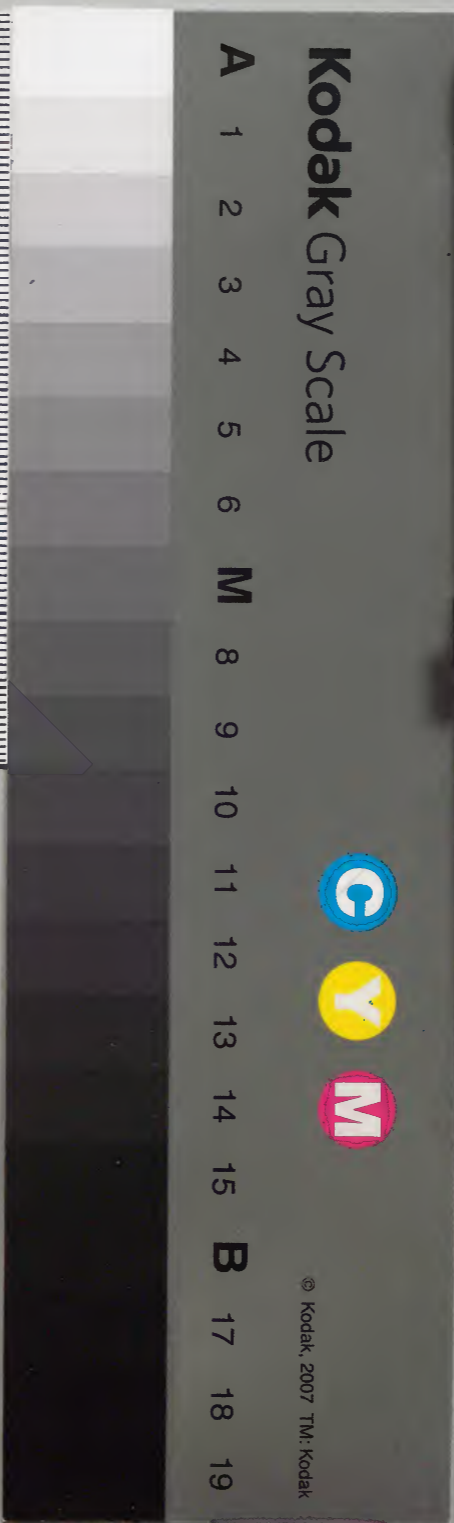
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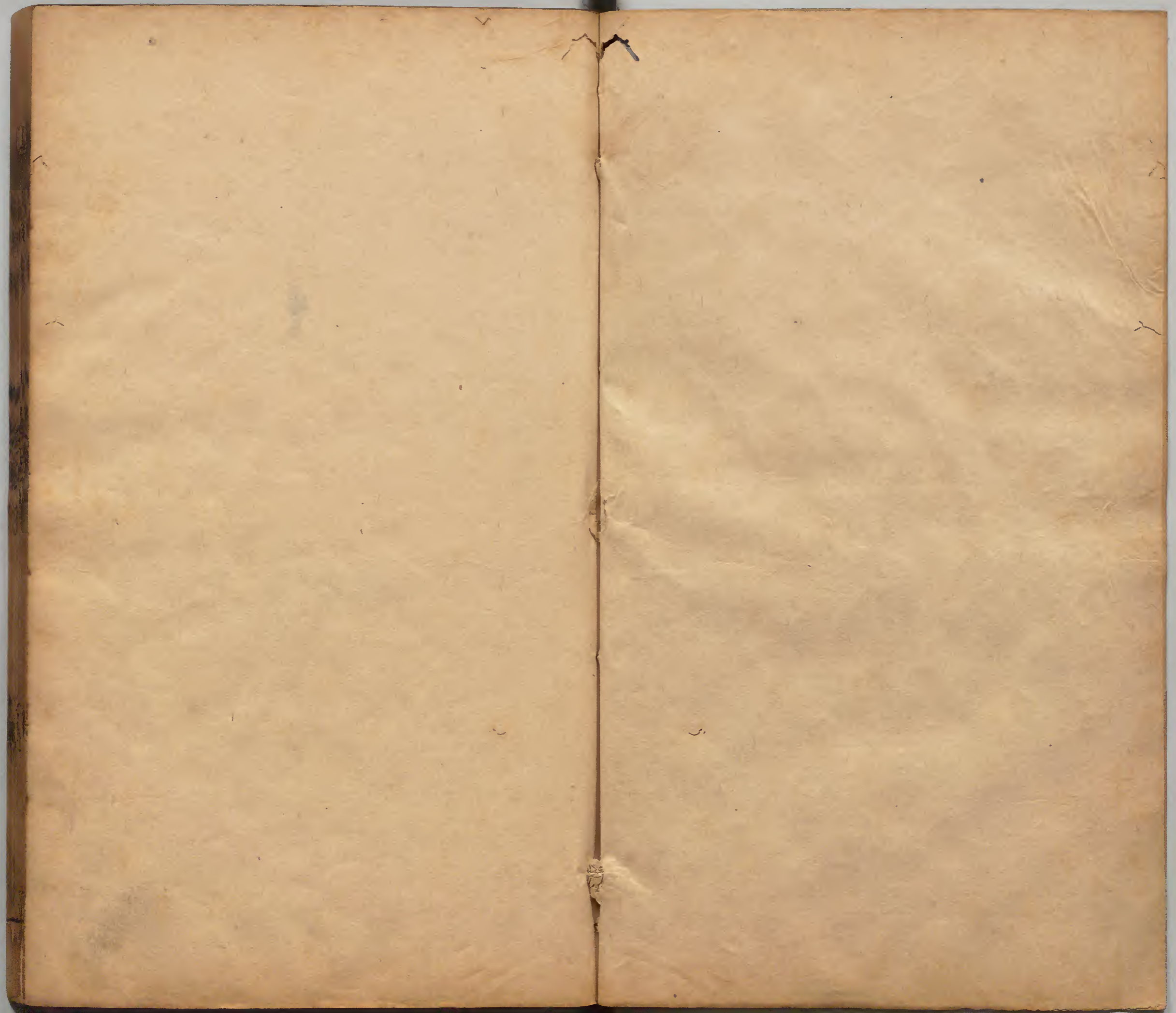
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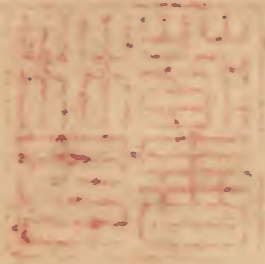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四	六
二	一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五	四
二	一	一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6
冊數	12 (11)	
函號	299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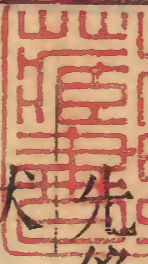






庫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五目錄

錄淺草文庫



伏先鋒

奇兵
伏城

邀

首

尾

橫

夾

獨戰

陣

大陣

分

合

分敵

聚敵

先

後



纂輯武編

卷後五目錄

一

曼山館

遲

速

緩

輕

重

瑕

堅

錢塘沈雲鳳閱

武林徐象樵梓

武編後卷五目錄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後卷五

瑯琊焦竑校

先鋒

春秋時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

魏于禁張遼張郃徐晃俱為名將曹操每征伐咸迭

爲軍鋒還爲後拒御軍嚴整

晉大將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玄多募勁勇劉
牢之何謙諸葛侃孫元忠等以驍勇應募領驍銳爲
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先
隋楊素馭戎整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
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進復
如向法將士恐悚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伐
者微功必錄雖嚴忍士亦願從

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
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
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
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唐安祿山反詔關內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濮固
懷恩等犄角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澧水
之東嗣業以北庭軍爲前鋒王思禮爲後軍戈鋌鼓
鞀震耀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
來挑戰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潰亂嗣業曰今
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一生我軍無子遺矣
乃脫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馬辟易陣復整
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摧靡

唐逆賊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李光弼光弼登城顧望謂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

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喊持矛躍而搏城上鼓譟馬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

奇兵

戰國秦師伐趙廉頗爲趙將拒秦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亾失數敗堅壁不敢戰又聞秦反間之言趙王因使括代頗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洩武

安君者斬括至則出軍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
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趙
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

漢王遣韓信擊趙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
棄旗鼓走趙空壁來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
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
漢幟二千趙軍旣攻信不克欲歸還壁見漢幟大驚
遂亂遁走趙將斬之不能禁漢兵夾擊大破之

隋高智慧據江南叛楊素討之賊據江岸爲營周亘

百餘里船艦初渡鼓譟而進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
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
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
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
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

隋末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河南道討捕使
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
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
輕來追我其衆旣出營內卽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

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

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兵出以拒之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潯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

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晉末劉道規都督荊州盧循黨徐道覆奄至道規使
劉逋爲遊軍拒之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逋自
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逋爲遊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
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遊軍之力衆乃服焉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爲
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翟長孫
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
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隋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
衆備邊會虜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
謂之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殲戰難以圖全
於是親選精騎二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
一同於突厥見虜候騎但馳騎射獵示若輕之及與
虜相遇則犄角置陣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
虜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
乘駿馬斬首千萬級

唐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峻率所部二
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
來谷口吐蕃將空達延又率兵繼至峻乃出奇兵七

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衡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暖兵迎訥之軍賊置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暖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

韓世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廣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

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伏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
 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
 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
 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而
 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
 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
 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春秋時邲之戰晉士季伐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
 故上軍不敗

楚王之喪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
 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
 浦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
 夫曰吳王素富輯歿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人
 於殺澗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鍾

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殺澗間果得吳伏兵

後漢荊州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朝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追之惇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操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陣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

明日復來操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大敗之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人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水交言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覆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

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之
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
齊進前後繼至半渡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
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
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
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
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
鬪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

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
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
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身逐之法尚又疾走
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
中伏船取其檝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歿傷王世充
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
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却山自統其
衆遲明渡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遽出兵以拒之
陣未成兩軍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

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榮陽西上太宗以
 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
 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候太宗謂曰
 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以五六千騎並
 援槍而進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我自
 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輒引弓射之斃一賊賊懼
 而止止而復來如此再三每至必斃賊乃不敢復逼
 太宗引賊入伏內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
 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伏城

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
 率步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
 敢拒之者至是翰使裨將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
 行之吐蕃以五十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
 略盡餘或遁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郭虔瓘為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同俄特勒率精騎
 圍逼北庭虔瓘率眾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
 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眾懼失同俄相
 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

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頡利時與同
俄偕領兵以其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

竇建德率眾十萬來寇范陽羅藝逆拒之薛萬均謂
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
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
水交兵萬均請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
賊必矣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明年建德率眾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
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
遂潰奔

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預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營將
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
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敵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
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克之

邀

武平二年後周遣將攻邊高齊將斛律光段部率師
禦之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諸將咸欲攻其新
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
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遂圍定陽屠其

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惟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足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韓褒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家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兵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唐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彥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可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狹路乘高刀盾者伏於溪谷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火刀盾卽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其黨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

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展後必自能制今吾
先得入谷口擒之必矣李密既渡陝州以爲餘不足
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
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首

秦陽平公苻融等攻壽陽克之晉將胡彬退保碓石
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
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營融馳使白秦王
符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

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先是晉將朱序爲秦
所擒降之至是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
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
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
陵相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趨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
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
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列陣嚴整又望見入
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
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

遂大奔序因奔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噐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

纂輯正統 卷之三
弓未發摩訶遙擲銃鏃鏃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
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陳吳明
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
大旗衆大潰

後魏薛永宗叛魏太武帝西巡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崔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
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速宜急擊之若待明日恐見
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
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
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水北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

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
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
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
之乏未便損傷臣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
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
入山林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

唐太宗討劉黑闥嘗於淝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
之有一突厥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
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
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嘗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

驍勇有名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知河州种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歿戰爲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近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背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

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

韓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十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

課敵大亂追斬甚衆

韓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將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便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僞主葉護兄弟

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

後唐栢鄉之役兩軍旣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人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李嗣源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觀之令人膽破嗣源曰彼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醕卽屬鞞揮弦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擗舞稍生挾二騎校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

計是日梁軍大敗

尾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出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焉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奄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

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兵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鄣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陳將周炆鎮安蘄等州北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

自巴靳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邀其後大敗之

唐吐谷渾党項俱來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剄其銳後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

久之德操多張旗幟奄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宋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虜欲窺取之上遂遣大將李繼隆發鎮定屯兵萬餘人獲送輜重數千乘虜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王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徼巡塞上正當虜所入道虜不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虜視我猶魚肉南出而捷迴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銜枚襲其後虜銳氣前去其心輕我不虞我之至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爲胡地鬼乎

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俟夜遣人持短兵潛發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行天未明虜去大軍四五里方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其後急擊殺虜將一人號皮室者虜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匕箸爲短兵中其臂甚傷乘善馬先遁虜望見大將奔北因大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胡虜不敢窺邊以繼倫面黧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十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討李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兼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元和中西戎頻歲犯邊史奉敬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奉敬旣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橫

春秋時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焉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三弟藍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

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大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高歡拔鄴爾朱兆等衆二十萬會於鄴歡出將戰於韓陵爲員陣高昂自領鄉里部曲三千人高歡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也歡從之及戰歡軍小不利兆等方乘之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破之是日微昂等歡幾殆

魏宇文泰大軍與東魏高歡合戰沙苑李弼爲右拒軍爲敵所乘因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分爲二遂大破之

唐高祖初率兵擊羣盜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衆數千人掩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百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枕於道

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麗同高侶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侶等詔薛仁貴統兵馬爲後援同侶等至新城夜爲賊

所襲仁貴遣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侶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橫擊之賊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

狄青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

騎兵皆如所料

夾

楚使闔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闔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後漢初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

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邀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軍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敗亂走

唐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民移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秦王以精騎陳於北邙山親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誠通曰待兵交卽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煙作秦王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擊賊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旣險隘賊多排稍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

乘之迫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武德三年羅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已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弦而墜擒之於陣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世充大敗幾獲世充

秦王討薛仁果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賊將宗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糜

纂輯正統 卷之三
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賊將宗羅睺
併軍共戰玉軍將敗既而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
出其不意羅睺望見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
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
死者不可勝計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
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宴
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
安守忠李歸仁戰于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且
三十里賊衆十萬餘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

業奮命馳突禽殺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
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
長安聞敗奔陝廣平王入京師

至德六年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陝
李嗣業從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先是回紇傍南山
設伏按軍北崦以待官軍與賊力戰數合我師初勝
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
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過賊陣西北角先陷嗣
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
代宗幸陝避吐蕃雍王為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為

副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又爲後殿自澠池入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敗賊死者數萬

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倏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首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騎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賊劉猷先犯定遠縣楊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坊旣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

陽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

獨戰

西魏將王羆爲華州刺史嘗脩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羆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後周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竇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追至印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并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伺其怠突圍而出

唐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

唐薛仁貴從太宗征遼東與高麗將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

不能舉便生擒之

天寶之亂賊將史朝義頌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拔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二千人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面書谷朝義輕騎而走天寶末吐蕃人寇最壓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

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五代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還轉鬪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親僕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虜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

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槍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陣

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初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

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情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叅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唐哥舒翰禦安祿山引兵出潼關遇賊將崔乾祐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陝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

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
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擅車駕馬爲前驅欲
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擅
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
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
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
之亦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
克之

項羽敗垓下潰圍復引而東至東城廼有二十八騎
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
歲矣身七十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有
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又旗廼後死使諸
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
因四隕山而爲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
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
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
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
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
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

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鵞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率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才過岸卽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牝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并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牝旣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

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旣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別齋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其時被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馬不滿二千步卒不至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陣連擊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陣

郭達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謂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達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岳飛隸畱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大陣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高歡繼後西魏大將宇文泰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灑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泰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泰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膚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居右趙貴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泰所在

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隋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趨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

弗止因而大敗

東晉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謝石謝玄拒之時晉將朱序降於堅在軍中堅遣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

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却陣
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淝水逼之
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
不從隋文帝遣將常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人
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
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
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分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
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
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
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
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
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魏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賊戰賈逵度賊無東關
之備必并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并進行三百里
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斷皖石諸將不知所出
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

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必退矣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遠軍遂退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爲清邊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於夾石谷遇賊道險虜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扞賊後軍總管蘇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旣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待盡時張說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則

天問孝傑敗亾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聚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軍併力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旣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協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

得走以待其懈而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童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遇賢乃棄寧而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奔走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琚曰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應盡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

軍若敗後軍乘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漢初黥布反渡淮擊楚楚軍與戰徐淮間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高帝兵遇于蘄西大戰布軍敗走

蜀相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懿郭淮等禦亮張郃勸懿王分軍住雍郿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隴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

將芟上邳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合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

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責漢曰公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
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
悉步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城都廣都
之間八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柵連營七百
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
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家之忌
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
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康復皇家以蓋屋尉

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
勢少主志在康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
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
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曰金陵
之地王氣見矣宜早應之兼有大江其險足以自固
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
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
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
謂杜永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令敬業不知并力渡
淮率山東之衆以攻洛陽無能爲也果敗

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
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
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
救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
馬善矛稍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
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
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鑠之法精騎
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敗之帛純遁走王侯降
者三十餘國

宋仁宗朝契丹入寇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
八萬禦之詔賜陣圖分爲八隊師滿城虜騎至延進
乘高望之東西亘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
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于克敵今虜衆若此
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
國乎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
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咸捷

分敵

梁將王僧辯討侯景與陳霸先會白茅溝進克姑熟
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盛不悅密謂左右曰彼
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

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項籍圍漢王於荊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荊陽數歲漢常屢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領兵南走王深壁令荊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荊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

其計出軍宛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戰終以此敝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

大無有寧息孫皓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克矣帝納之終以此勝吳

唐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常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命將董劼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峩和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臯出兵深入乃命將一出三奇路一出龍溪石門路一趨吐蕃維州城一趨雞棲老翁城一趨故松州一出鴉印黎

舊路一過大渡河入蕃界一進攻昆明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聚敵

後漢末曹操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甚易吾是以喜

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率氏胡萬人攻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李潤萇自將討之潛

軍往赴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互胡
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
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
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
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
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步騎擊之
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先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擒
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陣以待我我克
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擒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
滅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
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其及勞
且未定也伐諸若人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
之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

魏太祖征張魯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
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囿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
孫權率十萬衆圍合淝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
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張
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
此一戰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人斬二將大呼白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

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
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千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
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獲
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
師之道也至於合淝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
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
賄以致命之兵擊貪賄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
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爲之密教卽宣

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後

春秋時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盈故克之

魏將母丘儉文欽反司馬師遣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欽軍將攻艾師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鴛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諸將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旣謀而行鼓譟而欽不能應鴛退相與引而

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鴛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師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鴛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鴛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荀攸從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操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

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宮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遲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書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曰合沱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欲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必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大半師乃令欽督銳卒趨合榆斷其歸路儉帥兵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會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

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
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
秣馬蓐食先晨其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擒伊
餘盡俘其衆

唐武德中太宗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
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
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
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
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
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
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
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
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
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率師與賊合
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
連圍至夷陵南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
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險難可

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焱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相持數月遜欲攻備諸將并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遜曰五日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俄而勢盛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因夜遁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

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疾攻一鼓而克壽陽

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果攻折墻城賊有十餘萬
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
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
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
因令中軍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
頗携貳其將翟長孫等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果腹心
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寔營於淺
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喉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
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寔冀逞其志梁寔固險不
出以挫其鋒羅喉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

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
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
喉并軍共戰王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
其不意羅喉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
羅喉氣奪於是大潰

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克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援
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
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
山東未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
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

退追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卒伍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南試之曰賊若不動宜引歸如其覺動卽引東出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立隊自虎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遂引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内外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

唐高祖討宋老生太宗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時方中夜太宗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

及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爲武侯將輕騎夜發行前遲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甚欲停營太宗曰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太宗當南面部分纔定老生出兵交戰左軍遂敗太宗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太宗爲流矢所中拔而復戰衝突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兩刃盡缺血流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晉王與梁軍相持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

緩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
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
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
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使彼知
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
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
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
衆立盡矣不若回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
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

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
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
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晉王進兵趨大梁至胡柳陂詰日候者言梁兵自後
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
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
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
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
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其乘其疲之可一舉
滅之王曰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時

卽以新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梁將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盪激斬往返十餘里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軍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

速

蜀將孟達降魏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政恐達速發爲書給以

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且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結宜審察而後動懿答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面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開門出降遂斬達

唐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二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爲先鋒破鳳州克興州取蜀三招討兵於三泉所俘皆諭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利奔歸成都斷枯柏津以絕進軍延孝復造浮梁以渡進收綿州王衍復斷綿江浮橋而去

水泛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討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不暇如俟脩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壁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千餘人延孝旣濟長驅過鹿頭關進據漢州遂平蜀

後唐明宗將如汴州至滎陽宣武節度朱守殷疑懼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范延光諭之延光曰不急攻則汴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赴

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馳
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
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宋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使吳延祚白太祖
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
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卽
成禽矣上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畱守向拱勸
上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旬浹恐賊愈滋
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
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

師徒饋運險難勝負難決矣上納之上至澤州召控
鶴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
之恐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克其城

緩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賊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
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懿令中軍有言徒
者斬令使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
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畦曰昔攻上庸八部
並進晝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
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

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但恐賊糧盡而圍絡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前燕大司馬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宜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

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縻羈守之以待其敝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

前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諸將傳彥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旣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

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拔不過十旬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

後漢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游軍仰食於劉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來救之操敗

曹操既克鄴表尚表熙追奔遼東有衆數千時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熙可禽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操引兵

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或門操還而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輕

曹操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輒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聞操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

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次大非川將

集賢堂正統 卷後五
趨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艱澁若引輜
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卽回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
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
柵輜重并留柵內吾等帥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卽撲
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
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思結關都舅擁諸胡叛詔蘇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
討之至業業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
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
西十里都舅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

退保馬頭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
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
出降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
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
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
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二
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卽五識
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踈勒守提趙崇玘統三千
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自

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畢集河次水旣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旣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旣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

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旣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阿弩越城當令將軍常元慶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汝借路過向大勃

律云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
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刺命
賜縑物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旣至一如仙芝
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
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所藤橋去勃律
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
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
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
平其國

春秋時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筦鑰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人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
蹇叔哭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
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遂發命遽興羌戎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曹操定荊州將順江東下遺孫權書欲以水軍八十
萬會獵於吳諸葛亮見權于柴桑說權曰曹操之衆
遠來疲敝聞追劉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兵法忌之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荆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能命將統領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
矣權遂發兵拒戰操敗於赤壁

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
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
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
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
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
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荆
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
三校衝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
傍充國曰吾士馬親倦不可驅馳此皆驍騎難制恐

誘我也且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羗虜不
能爲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爲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羗豪相責曰
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知兵欲一鬪而死可得耶
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申重欲渡湟水道阨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
兵屯田爲久駐之基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
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戰六軍皆肅於毗
節度莫敢犯違

宋太宗命白守榮等護送軍糧於靈州詔發車乘分
爲三輩護送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李繼遷知之邀
於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
重與戰但接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若節
度若但率兵來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
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旗旌不敢擊守榮自欲邀
功遂欲戰賊先以羸騎挑戰旣而伏發守榮敗丁夫

纂輯正統 卷後五
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
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
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

瑕

楚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晉以爲謀主及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陣以當之樂書易
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及死之

堅

後漢更始初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等
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人趨昆陽搜天下能爲兵
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
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猛獸虎象之屬以助威
武光武將數千兵徼之于陽關諸將見尋之兵盛反
走馳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光武曰今兵穀旣少
外寇疆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
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大兵至
城北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
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唯唯

尋兵圍數重列營數百雲車十餘丈埃塵連天鉦鼓
聞數百里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尋
邑自以功在漏刻不許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爲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復進尋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千級光
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而上衝其中堅尋邑
陣亂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潰
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
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脩
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

將連出挑戰頻爲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
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
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
追而擊之必克張賓曰聞就六眷克來月上旬送死
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
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
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
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駭計不
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

擒末桮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出擊之生擒末桮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甲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知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桮三弟爲質而請末桮諸將並勸殺末桮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爾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于是納其質而遣末桮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

瑕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人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光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令二拒曰旡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

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垂亂楚必大敗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楚二師陣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纂輯正編 卷後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

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
習觀其陣卽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
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
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利
深也

武后時徐敬業據揚州亂以李孝逸討之詔魏元忠
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已陷
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拒其鋒案甲不敢進元忠

促之乃進擊時敬業屯下阿谿其弟敬猷率偏師逼
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若先
攻敬猷敬業必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賊
勁兵盡在下阿利在一決若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
本博徒不習戰鬥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其勢可克旣
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
又恐我軍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
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從之一戰而破敬猷乃進軍
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退元
忠曰順風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

東晉王敦反兵寇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札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秦昭王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

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旣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背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

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
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

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
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觀其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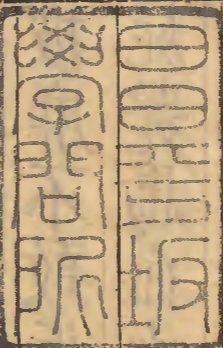
堅

金人攻順昌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劉錡
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
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
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
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
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戰
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

纂輯正統 卷後五
官趙楷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
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
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
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
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
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肩辟其首敵又
以鐵騎分左右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
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
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

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
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
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
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
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术平日恃以爲強者
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
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
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
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
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有聲金遣人

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
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
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
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損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
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
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唐荆川先生纂輯武編卷後五

